

司法中介人 入門工具包

單元八

情緒韌性和界線管理

www.justiceintermediary.org



作為一位司法中介人，所面臨的情感需求有哪些呢？

司法中介人常與障礙者共事，聆聽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面臨的挑戰和歧視，例如難以滿足護理需求、經濟困難和失業，這對於司法中介人來說可能是一大挑戰。

聽到犯罪案件的詳細情況，例如強姦或謀殺案件，從被告和原告的角度聽取說法，或聽取導致兒童受傷的育兒困難案件，可能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挑戰許多傳統的法律體系，也可能很困難。司法中介人常常要求警察或法院做出新的調整，這可能被視為對現有體系的威脅。

司法中介人通常是獨自工作，很少與同事一起工作。這可能是一項孤獨的任務。律師、法官和警察在法庭休會期間通常有自己的辦公室/房間可以回去，而司法中介人可能被留在走廊中等待。

案件的詳細訊息通常是保密的，不可能回家與家人和朋友分享經驗。通常，朋友們不想聽到他們大多數情況下背後的可怕和悲慘的生活事實。

作為一個新興職業，司法中介人常常需要解釋自己，辯護本身的立場和在場的權利，即使法律支持他們。法律體系需要多年的時間來吸收變革。



司法中介人的工作會引起心理創傷嗎？

每個人對這些經驗的反應都不同，有些司法中介人可能變得更加懷疑或害怕，而其他人可能更加感激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司法中介人的反應可能是負向、中性的或正向的；反應隨時間改變，而且因為接觸的案件不同而有所差異，尤其是長期暴露在這些案件之後。



同理創傷是對創傷暴露的負面反應，包括一系列的心理社會症狀。

中性的反應可能反映了司法中介人的韌性、經驗、支持和應對策略是如何管理這些創傷性素材。

同理韌性(vicarious resilience)是一個較新的概念，反映了這份工作的積極影響。例如，司法中介人可以從障礙者所展現的韌性中得到鼓舞，而強化他們自身的心理強度。就像受害者可以因創傷而正向轉化，跟他們一起工作的人也可以。

同情滿足感反映了從這種工作中獲得的意義感。這樣的積極成果可以激勵並防止創傷暴露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顯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卻不應被忽視。

目標受眾

兩位司法中介人的經驗

「艱辛的體驗」

「感到值得」

這項工作非常需要司法中介人有好的情緒韌性，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





什麼是情緒韌性 (emotional resilience) ?

有許多對情緒韌性的定義。

以下提出三個主要特徵：

- 1.** 接受現實並且能看到未來發展。
- 2.** 深信生命有意義，通常擁有堅定的價值觀和目標。
- 3.** 能夠隨機應變、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從困境中走出來或專注當下。

情緒韌性與司法中介人有何相關？

接受現實和觀點

司法中介人在司法體系工作時，必須接受環境中的現實、傳統和長期存在的程序，這些都需要他們去挑戰的事實。

司法中介人的工作不僅關乎個別的障礙者，還必須從逐步改善系統的角度來看待。

這無法一夜之間改變，司法中介人需要放下不成功的經驗，專注於改善整個系統的收益。這與單純的樂觀不同。

強烈的價值觀和目標感

要應對促進障礙者對公平司法的挑戰，司法中介人必須有強烈的人權、平等和公正的價值觀和整體目標。

有能力靈活應變和解決問題

為了實現有效的調整並獲得法院的授權，司法中介人需要在相對僵化的法律體系內具有創造力、適應性和具彈性的方法。

建立專業支持網絡是至關重要的。



支持司法中介人的情緒韌性

在建立新的司法中介人制度時，重要的是要著手處理司法中介人角色的這些方面，確保：

- 同事和長官提供支持
- 程序和法律系統的認可已經到位
- 管理時間和工作量
- 工作保持在個人能力範圍內
- 認識角色的界線。

支持司法中介人的情緒彈性很重要，本單元提供了一些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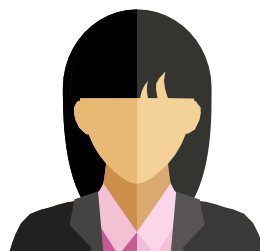
單元11：相關資源中有參考文獻和進一步閱讀資料。

什麼是情緒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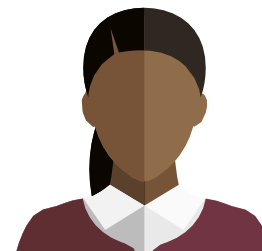
角色的界限

司法中介人的工作範圍將對每個國家/州具體而不同。有關一些司法中介人計劃的更多訊息，請參閱**單元9《縱觀全球》**。

一些工作界線存在與當地法律系統中既有的其他角色之間，但也有其他角色例如權利倡議人、適當的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照護人員、精神科護理師等。為障礙者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人員可能存在一些混亂和角色的多元。



非法律專業倡議人
她認識到與障礙者的需求相關的人權問題並代表他們發聲。有可能在方法上較具有既定立場。



適當的成年人
警方指定的負責障礙者的權利和福祉的人。可能不理解個人特定的溝通需求。



口譯員
當障礙者不會說（或不夠流利地說）司法系統的專業語言時，口譯員會進行翻譯，但在某些情況下，除直接翻譯外還會試圖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



司法中介人面對的困難情況舉例

每個情況都是獨特的，可能沒有正確或簡單的答案。



David 告訴司法中介人和律師他不想在法庭上作證，即使律師跟他說明這樣可能讓陪審團產生負面的推斷。司法中介人應該鼓勵 David 作證嗎？如果是，該怎麼做？



司法中介人有責任並跟據律師的解釋，確保 David 明白這個決定的意涵，司法中介人也可以解釋已經建議和得到法院核准的調整。但司法中介人的責任並非鼓勵作證。



Olive 被要求作為證人出庭，但她拒絕去。司法中介人應該參與鼓勵她出席嗎？如何參與？



司法中介人有責任解釋已經實施的用於減輕焦慮和預期中困難的調整。但司法中介人並沒有鼓勵出席（或不出席）的角色。



Georgio 不理解「同意」的含義。在作證期間，律師一直問他被控方是否同意性行為。司法中介人應該在質詢期間介入嗎？如何介入？



司法中介人最好在作證之前檢查 Georgio 對「同意」(consent) 這個詞的理解，並在與其辯護律師商量後，幫助他理解這對案件的影響。然後司法中介人可以事先通知辯護律師需要簡化「同意」這個詞。如果這個問題還沒有被討論，司法中介人需要在 Georgio 回答之前，儘快簡化問題。



在作證期間休息時，Isobella告訴了司法中介人她在進入法庭前服用了過量的藥物。司法中介人應該告知法庭嗎？應如何告知？



司法中介人對Isobella有保護的義務。司法中介人應該向Isobella解釋她需要告知她的律師，或者告知保安人員，如果這樣更快。即使Isobella不同意，如果司法中介人覺得情況很嚴重可以揭露此事並叫救護車。



Cim被指控虐待女友。他告訴司法中介人他小時候曾被虐待，但沒有告訴律師。司法中介人應該告訴律師嗎？應該鼓勵Cim告訴律師嗎？



司法中介人的角色是促進溝通。司法中介人可能會鼓勵Cim告訴律師，但其責任不是直接告知律師。



Khalid沒有錢支付律師費，所以他打算自己進行辯護。然而，由於他有溝通障礙，他希望得到司法中介人的協助。



這取決於當地制定的程序規則。有一個擔憂是司法中介人可能很難保持中立，並很容易提供半法律性質的建議，中介人可能因此被起訴。對Khalid來說，缺乏法律建議和溝通建議似乎是不公平的，但這可能司法中介人面臨的一個有風險的職業情況。



Abe吸菸來減輕焦慮。他非常脆弱，他離開家時通常有人陪伴。在警察詢問期間休息時，他告訴司法中介人他沒有菸，想走出去看看是否有路人可以給他一支菸。他沒有錢買菸。中介人也抽菸，他應該給Abe一支菸嗎？



提供香菸以幫助他減輕焦慮可能被視為一種用以減少他獨自外出次數的調整。也許最好先和警察討論。



總結

- 司法中介人的工作生活可能會帶來相當大的情緒需求
- 每個中介人的反應都是獨特的
- 情緒韌性對於司法中介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 司法中介人制度應該納入對中介人情緒方面的支持
- 認識到自己的角色界限，有助於司法中介人管理這些情緒反應。



反思工具：單元八

這裡是讓使用者反思各單元的內容，並幫助我們不斷改進和更新的機會。點擊 [這裡](#) 貢獻您寶貴的意見。

這份工作的招募人選是否可能接受過情緒韌性方面的培訓？

在招募選擇過程中，是否會考量情緒韌性和認知界限的能力？

[接下頁.....](#)



哪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網絡對司法中介人有用？

如何確保司法中介人的角色有明確的界限？

如何將支持系統納入司法中介人制度？